

DANGDAIMEI
SHUJIAHUAKU



当代美术家画库

●
劉國輝

●天津杨柳青画社出版

(六)



当代美术家画库

刘国辉 绘

天津杨柳青画社出版

北京百花印刷厂制版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 787×1092 $\frac{1}{16}$ 印张2.2

1988年8月第一版

印数: 00001—10,000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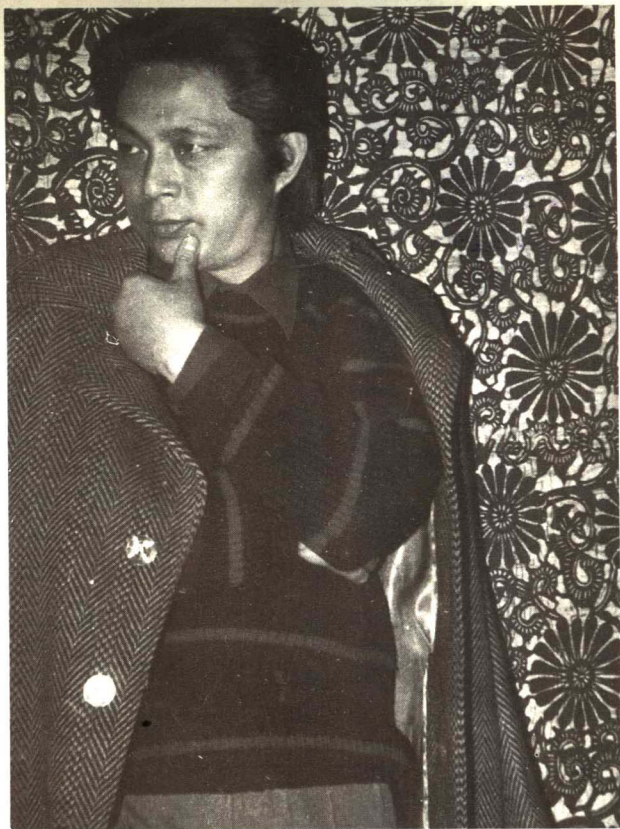
ISBN 7-80503-032-4/J-032

1988年8月第一次印刷

定价: 7.50元

刘国辉画集序

潘公凯



刘国辉近照

六十年代，当刘国辉的才华已在中国画坛初露锋芒时，我还是一个浙美附中的学生。虽然未曾相识，但这位老学长的那几本脍炙人口的连环画，以及发表在报刊上的插图作品，却已经深深地吸引了我。这几个小本本伴随着我走过浙南的山山水水，至今还珍藏在我的书柜里。从《无穷的水源》到《鄂伦春姑娘》，即使以现在的眼光回顾起来，仍然不失为代表那个时代的第一流作品。记得在同学中曾经议论过：在这些似乎并不经意的画幅中，究竟是什么东西在吸引着我們？

诚然，艺术作品的美是难以辨析、难以言传的。是那些草率中显露出潇洒的线条？还是质朴中揉合着甘美的气质？是嘴角微微的一动？还是浓黑而闪烁的眼睛？都是，又都不是。怎么说呢？——恐怕是多种因素的总合，是渗透在画面中的那么一点感觉，那么一点“意味”。出版了的连环画只有手掌大的幅面，而这一点“意味”，更是细微到难以捉摸与体会。可是这极细微之处，恰恰就是最重要的东西，恰恰就是作为一个画家的潜力之所在。中国人真是天生擅长艺术的民族，古人以神韵论画，以滋味论诗，严沧浪之所谓“透澈玲珑，不可凑拍”，都可谓深得三昧，其审美鉴赏力之敏锐空灵，仍然使我们现代人惊叹不已。谈到艺术，人们常用“天才”这个词，而又容易失之夸张，失之笼统。其实，具体到一个作家，一幅作品，之所以区别于他人的，往往仅是那么一丝细微到不可言语的感觉，和在艺术创作中对于这一丝感觉的生动而准

10836/06

确的表还。那时的刘国辉，虽然远没有现在成熟，但他的作品，已显出一种恬淡的俊秀，如同秋原上的风，迷远而清澈，带着惆怅，带着他自己的江南才子似的姿质……。这，就是六十年代以来，使许多人为之钦慕的“刘国辉的灵气”。

中国历来有才能的画家，都不满足于对现象世界的“结实”的再现与描绘，而是着意追求现象背后的那一层“虚灵”的神韵。自从顾恺之提出“传神”的宗旨，中国人物画的发展方向便已基本确定。至唐代，张彦远已经悟到了“以气韵求其画，则形似在其间矣”的妙理。南宋中期的陈郁，又将人物画的要求从类型区别推进到个性区别，提出了“写心”的主张，企图更深入地挖掘对象的不同性格、情操和心理活动。明末的陈老莲，则转为在对象的描绘中，更多地渗透进作者的自我精神，并显现出鲜明的主观成份。由于中华民族的独特气质和文化背景，使得那时的中国的人物画既不可能也不需要出现西方那样的写实主义高峰。近代以来，西方艺术的引入，一方面使日趋衰弱的人物画重新振作起来；一方面也使它的发展方向变得纷杂了。五、六十年代形成的浙派人物画，将传统笔墨与外来的写实技巧相结合，对现代人物画的发展有着重大的贡献。这个时期的框架是从苏联引入的现实主义理论，笔墨技巧是包裹这个框架的外衣。幸运的是，中国人特有的审美心理结构，仍然以它巨大的惯性在深层起作用，这就是对于“神”、“韵”、“味”、“意境”、“格调”的偏爱，对于“言外之旨”的诗意敏感。于是，对人物心理和画面意境的诗意追求，重新成为一些优秀作品的灵魂。而这实质，也就是外来框架的民族化。刘国辉，正是沿着这个路子走过来的佼佼者。

十年浩劫，将一切正常进程都打断了。当他在1979年考入浙美国画系研究生班时，坎坷的经历已成为不愿回忆的过去。研究生的两年对他来说是重要的，他不仅迅速恢复了技巧上的熟练，而且努力学习和吸收各方面的营养，以充实自己，增强实力。兹后，他留校任教，并继续在实践中探索自己的路。他在审美上的敏感和细腻，他在表现上的洒脱和凝炼，使他的作品再度受到中国画坛的瞩目。他在杭州、哈尔滨、长春、澳门及台湾等地多次举办个人画展，都深获好评，载誉而归。前不久，他又被邀请去西德汉堡艺术学院讲学。

近几年，遍及全国的文化讨论热潮和美术领域的现代观念之风，冲激着每一个敏感的艺术家，刘国辉也加快了求变的步伐。在他最近的一些作品中，人物的夸张概括代替了过去对心理活动的细致捕捉；更为强烈的大块对比代替了纯熟淡雅的浙派基调；带有刺激性的色彩笔触代

替了旧有的和谐与润秀。他在寻求点、线、面之间的音乐性的对比节奏；他在探究笔、墨、纸在碰撞中可能产生的肌理效果；作品用笔更为果断、泼辣；总体效果更加大气磅礴……。在中国美术界前所未有的活跃气氛中，他的观念在变化，他的思考在深入。

初看，他的画风前后没有根本的不同，但细细体会，便可发现这已是两种框架，两种追求。在他已往的作品中，笔墨作为形式与手段，人物作为内容与目的，而诗意，则渗化在神韵的交融中。他的飘逸的才气、他的细腻敏感，正是表现在对于神态风韵的精确的感性把握中。在这里，相对而言，作为内容的人物形象与神彩是主体，是要表现的中心，形式是内容的从属。而在他近期的作品中，人物形象与神态风韵已退居次要地位，而形式——纯绘画因素却突现出来，开始成为作品的主体。画面的形式构成：点、线、面、色彩，以及肌理的对比与组合，进一步摆脱对象形体的约束而取得独立。形式本身直接成为目的，成为内容。形式与内容的传统区分正在趋于消失。显然，这里已经结合了现代观念，属于现代艺术的框架了。概言之，前者关注的是社会与人，后者关注的是形式自身。这是刘国辉艺术道路的重要转折。虽然这一转折才刚刚开始，尚未完全成熟，但已标志着他的绘画艺术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对纯形式的探求，对艺术语言自身的追求，是现代艺术的一大潮流。视觉形式的迅速拓展，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审美感受，这是现代艺术的功绩。然而，传统审美经验的领地却并不会因此而逐渐荒芜，相反，在这块世代耕耘的土地上，仍可以有新的收获。人的生活，人的内心以及它的永不止息的发展和运动，向艺术家们展现着永恒的魅力。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不同的观念、不同的框架，不同的追求之间，既有共同的一面、相通的一面，又有相异的一面，以至彼此排斥的一面。画面是一个限量，一些因素的增加往往意味着另一些因素的减少，对一个目标的接近，往往是以对另一个目标的疏远为代价的。既要保留自我，又要开拓自我，同时兼顾这二者，正是困难之所在，也是希望之所在。——这就是刘国辉所面临的选择。

选择是前进所不可避免的，选择需要勇气和才华。出色的艺术家，将有能力在选择中调整自己的框架结构，决定取舍，处理好矛盾，建立起新的有机平衡，从而跃入一个更高的境界。新的尝试，新的激动，显现着新的潜力，一个气象更为阔大宏伟的前景在等待着他。过去的已经过去，未来的终会到来。怀着惆怅，怀着欣慰，在走向新的成功的路途上，我相信，那曾被人们钦慕的“刘国辉的灵气”将如同一盏探路的灯，继续引导着他……。

● 现代人物















丙寅春月
國輝以法仲法為之





丙寅
秋

國輝

上





● 古代人物

懷素書道圖

丙寅年秋畫於湖上張鑑齋



